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鄂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鄂州教授雪溪逸人俞應卯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卽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爲萬善之原也號之爲師之祖者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體大而無外細而無內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以堯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有餘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水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爲人也太極渾浩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綱紀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爲道也乾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本

翼集三
X88

父坤母旣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賦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直者不爲嗜好奪之則爲強暴失之不爲名利汨之則爲忿慾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爲帝王師可以爲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非飲純飫樸之俗神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子雲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汚所以有投閣之駭子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黃帝師是道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且

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爲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爲遂著道德之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之時嘗爲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今常顯於寰宇之內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全

翼集三
八文八

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郁郁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爲號以嘉爲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邱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是也號馬爲丹陽譚爲長真劉爲長生邱爲長春西還抵汴遽謂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

然而逝汴之名公巨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旣而四師輦
仙輓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憇於秦渡
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
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
周之灑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爲今之終
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
間有景慕四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
額爲志道觀值金祚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
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尙存荆榛堙
塞一日洞真真人于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奎

真集
八文

禹之心對羹墻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
聚徒眾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
業爲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歟予於暇日徜徉琳宇間覽紀事
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表四真之事
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
於眾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
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圓機之士不足以
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祖師以全真名教者
豈非吾儒真實無妄之理乎其鍊形修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
之妙乎方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能繼志述事者

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
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歟及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廷而好生之
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
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歟由是觀之則祖師所
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備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
之治平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蓀之
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
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邱劉譚馬之事有
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
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奎

翼集三
卷之八

雖遐邇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卽無思無爲之誠以顯其
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旣能神知來而智藏往於門人又能繼
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
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
成形幽潛淪隱兮升降八紘惟人爲貴兮萬物之靈原始要終
兮故知死生嗜欲之汨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
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爲道之
紀綱兮橐籥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煥然而一新真人常在
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皆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